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
### 第十回 夢金磚富翁得子 賜銀瓶孽女歸娼

才說輪迴似有憑，如同長夜孤孤燈。潮來潮去仍如海，花落花開任武陵。  
天上妖魔還蝕月，人間野狐自疑冰。  
能忘色相同生滅，因果平看亦小乘。

這因果二字，原為迷人說法。如大道圓通，生死不二。說甚麼跖壽顏夭，憲貧季富。那孔門大賢，南宮适說那羿大惡，後來不得其死；禹稷勤苦，子孫俱得了天下。分明是講一段因果。孔夫子全然不答，只指出尚德二字。勸人為善，不說輪迴。正是那佛法平看，把地獄天堂一律抹淨。是我儒家的正道，何嘗不信輪迴？

今日單表那東京的富室沈越，積了半世家私，埋下幾萬銀，也無用處。因他慳貪，天教他絕後，機心毒計，富甲王侯，再要十全也無此理。那日因宋朝金兵內犯，朝廷處處搜括，常恐不保其財，終日憂愁焦悶。他家中十個有名的美妾，又有房下侍婢三十餘人。俱至江南兩京，訪的能文會唱的。只是各坐空房，不見有孕。忽一日，沈越因人還債，准下個使女。名叫蘭香，胖大粗丑，廚上略會些飲食，京師有半灶之稱。那裡是正經偏房，不知怎樣老沈看上了，一時動興，不須一月，就定了胎。把個沈越喜的極了，各處對人誇說，他家有好事了。到臨月之時，沈越做了一夢，有一個人從西門進來，手持一個金磚，說來還債。沈越平日貪心，見了金磚，兩手抱住不放。那人來奪，沈越又爭著不放，不肯撒手。忽然大叫一聲而醒，天正三更。家人來報說廚房內蘭香添了一哥兒。慌忙起來，淨手焚香，向天叩拜道：「也是我沈越一生沒傷了天理，因此皇天不絕其後。」過了三日，親友知道，都來賀喜。也有送湯米的，送盒子的，送金錢銀錢的，金鎖銀鎖的。沈越有財有勢，到了滿月，送的財寶賀儀，約有千金以外。這沈越喜的是錢，說到孩子日後就是個掌財的。可霎作怪，雖是生的齊整胖大，兩耳垂肩，只是兩眼不開，不住的流些紅淚。叫醫婆來看，說是胎勢，過這百日自然好了。沈越也自憑他。覓了兩個奶子，恐怕失奶。因是夢金磚生他，就起名金哥。

到了百日，這些親友修禮來賀，也擺下三四十席酒。席前抱出金哥，就和打的金娃娃一般。頭帶著金鈴織錦壽字冠兒，織錦大紅襖兒；金蝦蟆頭鞋兒；胸前金麒麟；背上金鎖；手腳錫鑊，都是金子裹滿了。那孩子兩眼不睜，一似睡著的一般。親友各誇福像不絕。生子之後，遇著金兵大亂，河上紮營，要進五十萬金子，五百萬銀子，方才退兵。朝廷內庫不足，派在京城官員一半，富戶一半。那沈越就是一萬兩，直愁的兩眉不展，面帶憂容，在家裡走來走去，那得個方法，通個線索？有道君皇帝一道免貼，就可以無事。再尋不出這個法來！

再說沈越對門住的袁指揮，從那年常姐還魂之後，因沈家拜認了常姐為女，往來不絕。又過二年，常姐十三歲，出落的苗條越發風流，姿色十分嬌媚，就像個畫上一幅小小美人圖，又學的識字能文吟詩度曲。因沈家有江南娶來名妓，都會書畫棋琴，因此常姐見了就會，不消請師，偏是美巧。沈越家生了兒子，常常過來，逗金哥頑耍。那日清明打鞦韆，接了常姐過來，在後園弔了一架彩繩花板，高掛在綠楊之外。那眾婦人們也有單打的，雙打的，真如彩鳳斜飛，雙鸞同跨。打了一會，該常姐上去打，但見：

穿一件賽榴花滴胭脂的綠色紗衫，卻衫著淡柳黃染輕粉的比甲；條一條轉鏡面閃雲影的雪光素練，斜映著點翡翠織細錦的裙拖。身子兒不長不短，恰似步月飛瓊；眉頰兒不白不紅，疑是凌波洛女。蝶粉初調，來向西鄰窺宋玉。鶯黃未褪，先來東閣竊韓香。恍疑紅杏出牆來，但恐青鸞隨霧去。

原來這沈家後花園，接著御河西岸一帶都是秦樓楚館。中間畫閣飛簷，垂楊四繞，長廊有二百餘間，彎彎曲曲，一個大院子，門首有兩個內官把守。是個甚麼處去？

風流領袖，仕女班點。瓊池上萼綠飛下風塵，瑤月裡素娥謫來凡世。開的是第一個巢窩，蛟龍潛度；接的是第一個子弟，袞冕時游。花石盆景，設滿庭台。簫管歌聲，暗通禁苑。雲近蓬萊常五色，雪殘鵲亦多時。

原來是李師師的樂師，宋道君的外宅。一路紅牆內通地道，聖駕不時遊幸。天下有名的花魁，誰敢輕見。因沈越財大，又有線索，才敢在他府西蓋這座花園。那日御駕游了良岳，因是清明，忽然由地道中幸師師府。要看那汴河外士女踏青，人民行樂。正和師師在迎鑾閣飲酒，憑欄直對著這河上沈家花園。也是天假其便，常姐正打鞦韆。真是身輕如燕舞，腰細似流鶯。一個小小紅妝，打的風飄裙帶，汗濕絞。高高撮在那垂楊枝外，一上一下，正面對著閣上。真龍看個滿足，酒罷回宮去了不提。

這李師師見此女子，忽然生心，即差人到沈家去訪，是誰家小姑娘？細細問明，知道袁指揮家止有一女，常在沈家頑耍，昨日打鞦韆的就是他。還怕有此不真，慣做京媒王婆，常在沈家走動，李師師叫將來細問。王婆說起這女子才十三歲，生得風流典雅，真是個美人兒，一京城裡也找不出第二個來。又說道，雙陸骨牌，琴棋書畫，沈家三房下揚州娶的個瘦馬，常常教他，偏是一見就會，如今家裡學唱清曲兒。喜的個師師好似得了活寶似的。即使人和沈三員外說，是聖駕在樓上親見，要選貴妃。如有造化，生下太子，甚麼富貴沒有？老沈聽不的一聲，真是喜從天至，禍自地中消。想了想：我該這一萬助邊銀子，正好就這個題目出脫。連忙走到袁指揮家位裡坐下，袁指揮迎出來。老沈笑嘻嘻道：「你天大的喜來了，我來報喜哩。」袁指揮問道何事？這沈三員外如此如此說了一遍道：「這奉旨聘選，誰敢不遵？你只奉了旨，就有內邊老公御賜羊酒金銀下來，就該安排了他，隨身官妝的衣裳，往宮裡送。一個朝廷的嬪妃，就是姑娘年小，誰敢留在家裡？」說著袁指揮娘子也出來見了，又驚又喜，不覺兩眼淚落，說一生一世這點骨血，平空裡天弔下這個禍來，生生的把一家折散了。甚麼做娘娘？說罷放聲大哭。這常姐在旁，也就嗚嗚的和娘一齊哭了。袁指揮也在旁揩淚，沈員外勸說：「這是孩子的造化，終不然留他一世，有個不出門的？人家還尋不著這樣門路，整萬銀子打點，求選皇后哩。如今正宮孟娘娘，使了多少銀子，才挨進宮去。你就哭也沒有法，這誰敢違了旨意？說個不字，連一家性命都坑了。你們且商議回他的話。這李媽媽家，提調著三宮。朝廷的枕邊言，比這閣老體面還有效驗。你惱著他不成？」說畢俱各不哭。袁指揮是個老實人，一頓哭的心亂了，向沈員外說：「姐夫，任你主張。我雖襲了個武職官，一點事也不知道，該怎麼樣，敢不聽你說。何況這孩子已是兩下分養著的。」說著都不敢哭了，正是：

林外夭桃傍水開，月移花影上陽台。色香原是無心物，俱為多情引出來。

話說這李師師，因看見袁家姑娘，打的鞦韆可愛，就尋出這個題目來。要引他上了竿兒，接過來教養梳妝著，勾搭道君皇帝。故意假作奉旨去聘他，叫他回不得。又遇著老沈心裡有事，要找個題目好省下他助邊銀子，如何不盡力撮掇。那袁指揮是老實的人，那知道沈三要借別人的水，潑自家的火。當日大家應允了，回李師師的話。不知他怎樣起本，不在話下。不消幾日，就有一個公公，拿紅帖來袁家拜了。又拿紅帖請過沈員外來，作了揖，只說恭喜。方才安了坐，就是牽了兩隻羊，一擔紅泥頭御酒，大紅氈包裡四匹金緞，又是一對銀花瓶，有一百斤重。叫袁指揮夫婦，朝上接了旨，行九拜禮畢。要留席不肯住。袁指揮掉著淚問進宮的日子。公公低聲：「這是李媽媽那邊奉的旨，還要問他。俺們不過奉了皇帝旨，送這金幣來，誰敢問他。」送出門上馬去了。

這袁指揮家就像死了一口人的，終日母子悲啼。這沈家娘子們，也有勸的，也有歎的，不只一日，替常姐做的宮樣織金裙襖，繡帶宮鞋。沈家也破費了幾兩金子，打的金鳳釵，金龍頭大簪，珍珠結佩之類，也費了千金嫁妝。那日李師師家遣王婆來說，今夜聖駕要親到李府裡看選姑娘。只要一頂二人轎子，悄悄抬到他家。先面了駕，才定日子往宮裡送。這沈袁二家怎敢不信，即時將姑娘打扮了，金妝玉裹，香薰了發面，沐浴了身體。又有一種仙藥，是透骨香。一袋有二十九，俱是異香和春藥丸成。婦人臨臥服了，那香從下體透出異香，渾身香滑無比。當時東京淫奢大老和內裡多用此藥。等到日西時候，使一頂花藤小轎，四面結彩垂紅。那常姐拜了天地，別了爹娘，眼淚簌簌，只得上轎而去。又不許親眷到門，恐有漏泄。原說就聖駕選過，送回家另擇吉日入宮。那知是桃花落水無回路，柳絮隨風不轉頭。有詩曰：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象為牙傷香自燒。籠鎖鸚哥因巧語，網羅翡翠惜奇毛。高才賈傳名多誤，絕色王嬙命自招。自古佳人偏遇劫，幾曾金屋有阿嬌？

看官聽說。原來這天子京城地方，五方所聚，無般不有，無事不奇。這些騙拐神棍，飛簷走壁，偽官詐物，偽旨穿宮，此等大騙子不知多少，從那裡說起。今日李師師，因看上了袁家女兒，假傳旨意，弄了這一般大搗子來。賈兩個窮花子太監，穿兩件蟒衣，使幾匹緞子，白騙了良家女兒來入了樂籍。這袁指揮一個老實人，那知道這雲裡手的勾當。就是沈三打的大光棍，不過是通些線索，詐銀子為主。也不知道這指山買磨，借水行船的手段。那道君皇帝，雖是荒淫，因這金兵兩人汴京，終日來索歲幣，大將郭藥師又降了大金，引兵入犯；因貶了蔡京父子，斬了童貫；科道上本，把高俅、王黼、楊戩，這一起奸臣，殺的殺，貶的貶，俱各抄籍助餉；用的是李綱、趙鼎、張俊一班賢臣，那有選取嫁秀之理。只因當初曾有此蕩游，把個李師師抬舉得和嬪妃一樣。他自己高抬身價，好接那大嫖客。如大盜宋江、方臘、王慶一般有名的叛賊，他俱暗通線索；每有奸細上京，動是幾千金；就是大金兀術太子，他都有首尾，時時把朝報都抄與他。這等手段，因自己色衰，怕門庭冷落，負著這個大名。家下侍女們，雖彈箏歌舞者不少，沒個出色的。因此乘機巧騙這袁家女兒來做門面。也是她花星照命，注定的因果，以報前冤，於那道君甚麼相干。雖然如此，人有百巧，天有千變。依著這人的機謀，再沒有天了。只是拙的常拙，巧的常巧，那有此理。

那時金兀術黏沒喝兩路邊犯。宋朝三邊兵馬，或降或走，長驅直至汴河紮營。大將鍾師道勤王兵馬三萬，對殺一陣，金兵才不敢過河了。遣官來催歲幣，要金五十萬，銀五百萬。欽宗頒旨：官民僧道，內外富民，量力助餉，直催了三個月，只湊了銀三十萬，金一萬兩。連內幣還不足一半。如何退得金兵？有都察院御史趙鼎上一本：

都察院御史趙鼎一本。為國家根本已枯，小名膏脂已竭；乞震乾綱，大清姦宄，以助兵餉，以退強敵事。臣身自退位以來，草野省咎，皇上拔臣於謫降之後，置用憲司。使得效尺寸之愚，補燃眉之急。今奉搜括之命，已三逾月矣。而敵馬徘徊河上，動以背盟為進兵之名。然內幣已竭，而外餉久匱。搜之官而官力盡矣，搜之民而民力拙矣。平民不足餬口，乃梏以重刑；寒士僅足養簞，而使之枵腹。況即剝皮見骨，剝肉醫瘡，終不能以一杯而救輿薪，取精衛而填東海也。臣見京城富豪，奸詭萬端。三窟營巢，九頭肆暴。以傾城計之，不下千戶。出其積■塢之粟，可富千家，追其穰什百之利，可敵百城。況係蔡京童貫門下奸人，身竄權門，無補於國，各擁原資，實足釀亂。限三日內，各出家私，以助犒賞。恐其慳吝不出，即令移家以搜藏匿。既能除蠹，且以安民。倘雲無罪而見輸，不妨兵退以徐補。庶可解倒懸之危急，而無損國家之元氣。如果臣言不謬，乞即睿鑒施行。無任屏營之至。謹拜表以聞，奉聖旨。

本上了，內閣即日批下。這本說的是，即依議行。這裡開封府尹，和兵部戶部都察院，並五城兵馬指揮，兩縣地方官，各率衙役兵丁，將這些大戶挨門查點。一到門前，即將男婦一齊逐出街來。只許隨身帶些衣服銀兩，粗重傢伙床帳等物。將大門用都察院封鎖。從長安街前封到九門，約六七百家。這一時趙鼎為政，清正方嚴。動則斬首，又是軍情，誰敢買免？把這黃表沈三員外，也就在封鎖之內了。這些婦人趕的沒處去，在街上亂哭。又不曾先通得個信息，也有帶得些首飾零銀子出來的，凡係皮箱廚櫃，俱不許動，只等兵退方許還家。又傳了個旨意，准坐三年大糧，餘者各給六品官職。這是官路做人情，沒處去討的。

這沈三員外才得了子；又有這袁家姑娘，看看入宮見了駕，指望分半個皇親做。忽然九門兵馬領著校尉，何止五七百人，一擁而入，立時逐出封了門。好苦也！可憐這幾井金銀，埋在地底。雖他人不能找尋，日後太平，知此宅子還是誰的，正是天大的冤屈，那裡去訴？府尹匯名報了部，同各地方將各家籍籠打開，一面上冊，通計有二十萬，還不足一半。正是金穴財從天上散，■塢粟自國人分。這沈家移在袁指揮家客位住著，小小院子通擠滿了，各人尋路不提。過了二日，兵部大堂又上一本：

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守禦九門掛戎政印李綱一本為清內奸以御外侮，除寇資而奏敵愾事。臣於去月某日上軍務一十二款，已蒙准行，輒多中止。當國勢不支之日，皆築室道旁之謀，舉國紛紛。遂有城門開，言路閉之說。敵當門戶，急於燃眉。臣職在中樞，豈容緘口？今憲臣所奏抄籍罪臣童貫、蔡京門下多家，可快人心，且輸國急。而數不足，當歲幣之半。敵之進退，視此為名。臣更進一籌，有更快於搜邪黨者焉。臣聞用兵之道，抑陰而補陽，治國之先，除奸以止亂。近於道路之言，無稽之口，乃至有指倡優淫污之地。為宸游微服之區，賜用內珍，僭稱外府。臣雖至愚，必不敢信也。然而小民無知，動稱駕出，遂使奸人指為禁地。或狐鼠借其耳目，窺伺往來；或奸雄因以穿窬招搖賄賂。當此內外紛紜，敵寇交馳，風聞其假旨選妃，引奸賣國。遂使金穴於梁鄧，柳巷過於陶朱。如此大奸，豈容內住？如此厚利，終為寇資。以之助餉而退敵，豈不癩於剝民膏而奪士俸乎？既以救軍國之靈，且以消道路之疑。如果臣言不謬，伏乞睿鑒施行。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。

奉聖旨知道了，著大常寺查樂籍，派銀十萬兩。樂婦李師師，本該重處，姑免究。著外任，不許在京。旨下，人人稱快。把這些紛頭們，連那私窩，約有二三千家，都編成樂戶，一齊趕逐。金銀釵釧衣服等項，剝個罄盡。趕出城去，也有五萬餘兩。那李師師手下人多，早通了個信。先一日，把袁家女兒並十數個出色丫頭，各帶金銀重寶，在城外僻靜巷裡先賃了個宅院安下。李師師空身見了眾官而去。因係官家幸過，體面還全。及至袁指揮知道，已去得沒影。老沈有了事，誰去打聽？真是顛狂柳絮隨風舞，輕薄桃花逐水流。